

论容闳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 曾绍东 尹可雨

(江西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7)

〔摘要〕 容闳的一生不仅致力于“援西入中”,同时也致力于“援中入西”,开创了近代一次较全面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次文化交流对中国教育、科技、军事、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近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向西方传播和弘扬了中国文化,促进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关键词〕 容闳;援西入中;援中入西;贡献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5)06-0109-03

作为中国近代早期出国学者和推动中国近代化先驱的容闳,学术界已有较多论述。学人多对容闳首创近代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以及在近代西学东渐中的作用加以研究,或从容闳一生的思想转变和心路历程来探讨他与近代化的关系。本文试以世界历史为背景,开辟一新的视角,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层面对容闳作一较系统全面的研究,探讨容闳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以期抛砖引玉,拓宽对容闳的研究视野。

容闳在岭南“得风气之先”的独特地理、文化环境影响下,毅然走出国门赴美留学,成为“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大学者”。容闳的一生不仅致力于“援西入中”,同时也致力于“援中入西”,开创了近代一次较全面的中西文化交流,并获取了丰硕的成果。1972年蒋彦士先生在容闳墓前立了一块纪念碑并撰写了碑文。碑文中对容闳有“中美文化交流,亦以此为嚆矢也”^①的评价。这充分肯定了容闳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容闳对自己的教育计划的目的进行评价时也认为:

即如予之因曾(继甫)而识李,因而识曾(文正),因曾而予之教育计划乃得告成;又因予之教育计划告成,而中西学术萃于一堂,充类至义之尽,将来世界成为一家,不可谓非由此滥觞^②。

这段话也道出了教育计划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深远意义。

一、援西入中

容闳一生最突出的贡献是通过他的努力,促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科技、教育、军事、政治、思想文化知识,成功地“援西入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1854年容闳耶鲁大学毕业归国,其形成于耶鲁期间的教育救国计划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1868年,容闳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留学计划,由丁日昌向曾国藩协商,再由曾国藩与李鸿章向清廷联合会奏。1870年准奏施行。1872年,120名幼童中的首批30名终于成行,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的先河。留学生出国求学,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大僚固然功不可没,但原始发动者和具体实施者却是容闳。如果没有容闳的身体力行,“虽不能一定

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③。这批留学生大量吸收西方科技、军事知识回国后,在航运、铁路、电报、矿务、外交、金融、新闻等方面都具有主力军的作用,成为我国近代化建设中的骨干。特别是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如容闳在《自序》中所说:

1872年那批留学生的仅存者中,有几人由于艰苦努力,勤备不懈,终能跻身于中国重要的经世之才的前列。而且正是由于他们,原先的留学事务所复活了,虽然形式上有所变更。因此,如今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学生翩翩联袂,从遥远的海角天涯,来到欧美接受科学教育^④。

不仅如此,留学幼童在学习西方军事、科技等自然知识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接受着西方宗教、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熏陶,为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近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容闳的西化情况并皈依了基督教已为大家所熟知,这里只简单评析留学幼童的西化情况。这些“曾经读中国书数年”^⑤,并“稍通中国文理”^⑥的“十二岁以上,十五岁以下”^⑦的中国少年自离家赴美后,犹如出笼之鸟,走出狭窄的天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当时,为了便于幼童更快地熟悉环境和学好语言,一个重要举措是把这些学生每两人一组,分别住入美国家庭。这些家庭给予中国幼童无微不至的关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种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都能在家中得到集中地体现。幼童们在美国家庭的温馨港湾里,能够快速地、全方向地接受美国文化,包括宗教思想、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等。留学幼童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这些幼童的年龄俱在“十二岁以上,十五岁以下”。这种年龄的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正在形成阶段,最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正如一位留美幼童回忆说:“当时幼童平均不及15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⑧中国幼童通过这种方式,如饥似渴,像海绵一样吸收着西方科技知识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生活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甚至是宗教信仰的感染和同化。正如容闳批驳陈兰彬的无端指责时道出的那样:

而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

英国教育之陶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不足为学生责也。况彼等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踉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怪^①。

因此,容闳力成的120名中国幼童的留学事业,造就了詹天佑、梁敦彦、唐绍仪等一批学贯中西的中华才俊。他们不但学习了西方的科技知识,而且吸收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现代化最关键的是人的现代化,容闳通过其留学教育事业,造就了一批融先进科技、政治、法律、教育、价值观念于一体的优秀人才,为中国在军事、教育、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走向近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此外,容闳还身体力行地翻译西方的科技、政治、法律等书籍,直接把西方的科技知识、政治制度、法律思想介绍到中国。

1865年到1870年,容闳几度变更职位和上司。这期间,他的笔译工作是杰出的。译成汉文的有帕森的《契约论》和一本英国法律。也译了大部分科耳顿的《地理学》,认为地理知识同其他知识一样,很可能对他的同胞有益^②。

1867年,容闳建议成立了制造总局兵工学校,同时还建议设立翻译馆。翻译馆大量翻译西式书籍。“十余年间,译书一百余种,区区一局,遂成洋务之重镇,遗爱无穷,纯甫之力耳”^③。尤其是该局编纂的《西国近事汇编》,自1873年至1899年间,每年4册,计出108册,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及各国情况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具有较大的影响^④。1896年,容闳建议中央政府设立国家银行。为了此目的,容闳“乃先将国家银行法律及其他有关之法律,由1875年美国订正之法律中译为汉文”^⑤。

由此可见,容闳一生致力的“援西入中”,为促进西方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援中入西

容闳在促使幼童出国留学以达“援西入中”的同时,亦通过自己和幼童直接地向西人展示了中国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形象,从而直观地传播和弘扬了中国文化;他在引进翻译大量西书的同时,也向耶鲁大学等赠送了大量中国经典书籍,进而促成耶鲁大学“中国文化讲座”的创立,体现了文化交流双向互动的特点。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亦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一种文化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都会在该文化熏陶下的人身上集中体现。容闳“援中入西”的一个突出方面就是让西方人士直接从容闳及留学幼童身上开始认识和了解中国人,进而认识和了解了中国文化。容闳及中国幼童,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自然要向西人展示、传播中国文化。这种展示、传播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深层次的。留学幼童扎实的汉学功底,其代表中国文化无可非议。容闳代表

中国文化形象的资格尚需作些解释。有些论者根据容闳没有接受传统中式教育而直接师从西塾及其在自述中讲到的“不能作中国语”^⑥,便认为容闳完全疏离了中国传统文化而变成一地道的西式人物,笔者认为此论有过于简单之嫌。容闳的本位文化依然是中国文化,这可从几处加以分析。首先,容闳从出生到入西塾这六七年间,一直生活在中国,一直在父母身边成长,中国文化熏陶着幼年的容闳,其学前教育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教育。其次,容闳所入的西塾是在中国创办的西塾,这与纯粹置身于国外的教育不同,不可能与外界完全隔离而处于真空状态,其必受到中国文化的包围、渗透。况且,学校生活不可能是囚徒式生活,容闳还需与父母、儿时伙伴们等交往,这也避免不了深受中国文化的感染和陶冶。再次,1835年至1840年间,澳门教会学校“因故停办”,容闳还曾还家“从事汉文”^⑦。1840年夏秋之交到1841年的辍学期间,由于父亡家贫,容闳除做农活外还贩卖糖果,后又在澳门天主教传教士办的英文印刷所当童工。最后,章开沅先生对容闳与耶鲁大学同学赠言的考证中,得出了“容闳在1854年以前至少读过《四书》,也读过若干中国诗词与史书”^⑧,而这些书籍都是中国文化中的经典。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已植根于容闳的心灵,容闳的本位文化依然是中国文化。可见,他是一地道的中国人,完全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

容闳及中国幼童向西人充分展示和弘扬的中国文化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如特韦契耳牧师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法律学校肯特俱乐部演讲时对容闳的评价那样:“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⑨1881年留美幼童返华前,他们的美国师长联名致函中国总理衙门,给予留美幼童很高的评价,其中有“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为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⑩。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震撼了美国人,使他们由衷敬佩。

其二,勤奋好学、智慧超群。这一点在容闳及留美幼童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容闳勤奋好学在美国是出了名的。他说:“尚忆在第一年级时,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⑪,乃至能在两年半的时间考取美国著名学府耶鲁大学。他的智慧和成绩也很突出,在大学第二、第三两学期,他的英文论说两次获奖,使得“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⑫。容闳取得的成绩令美国人折服,留美幼童也以其智慧学识受到美国人的称赞。诚如当时美国《纽约时报》所评论的:“他们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帝国来的幼童那样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吾人美国子弟是无法达到的。”^⑬中国幼童的勤奋好学及惊人成绩,实令美国人士大加赞叹:“世界任何地方都未曾遣派这么些同龄的学生到外国去并且在相同情形之下获得比中国政府所派的这些学生更好的成绩。”^⑭

其三,高尚的道德情操。悠久的华夏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谦虚、自尊、与人为善、尊师爱友的高尚品质。这些品质在中国幼童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中国幼童的品行,特韦契耳是这样评价:

到此为止,派出的留学生几乎无例外地显露了学者的才能,甚至非凡的才能,并且以模范的操行引人注目。他们理所当然地值得美国公民尊重和友好,他们到处受到殷勤接待²³。

耶鲁大学校长朴德(President Porter)给中国总理衙门的信中,对中国幼童进行了整体评价:

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²⁴。

这段话是对中国幼童的整体评价,也就是对中国幼童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整体评价。英国的 H. N. Shore 在 1881 年在叙述容闳的事迹时写道:

一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给自己以新生,把自己建成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²⁵。

这段评价表明,西方人正是通过对中国人的认识和交流,进而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从而诱发了西方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强烈愿望,促使了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显然,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在两种异质的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另外,章开沅先生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容闳的私人文献中,发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充分展示了容闳为“援中入西”所做的努力。章开沅先生在耶鲁大学馆藏资料中发现的容闳 1878 年 5 月 4 日写给威廉的信中,谈到向耶鲁大学赠送中文书籍一事,在信的附页中列有这些书目:“容闳 1878 年赠送:《纲鉴易知录》《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山海经》《康熙字典》《三国志》《李太白诗集》。”²⁶这信还说:“除以前所已赠书籍外,将继续赠送《皇朝历史》以及全套《大清中外一统舆图》。”²⁷张荫桓也在《三洲日记》中记述容闳赠中文书籍于哈福书院。他在日记中写道:

见赠羊毫十管,皆纯净;又假四库提要一函,骈体文钞一函。其他书籍,缥緜满橱,无甚陋本,纯甫曾半以赠哈福书院,欲西人传诵云²⁸。

这些中国文化经典无疑向西人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西人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产生了

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在赠送书籍的基础上,容闳还力促耶鲁大学“中国文化讲座”的创立。他在 1877 年 2 月 26 日给耶鲁大学图书馆馆长范南的信中反映了这一事实。他说:

一旦耶鲁决心设立“中国讲座”成为事实,我乐意随时将我个人的中文图书捐赠贵馆。我深望耶鲁切莫拖延此事,而让哈佛预着先鞭²⁹!

1878 年,正是容闳的力促,耶鲁大学聘请卫三畏博士出任第一位“中国语言文学”讲座,从而启动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热潮,为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876 年,耶鲁大学为表扬他对中美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特授予其荣誉法学博士学位³⁰。

容闳的一生不仅致力于“援西入中”,同时也致力于“援中入西”,开创了近代一次较全面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次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双向互动、综合系统的特点,对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为西方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激发了西方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热潮,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因此,容闳不仅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注释

①钟叔河:《为使西学东渐而奋斗一生》,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3 页。

②⑦⑨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41、92、102~103、118、27、4、108、21、21、108 页。

③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 2 页。《民国丛书》第一编(49),中华书局 1933 年版影印。

④容闳:《西学东渐记》“自序”,第 1~2 页。

⑤⑥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奏,《洋务运动》(二),第 156 页。

⑧温秉忠:《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传记文学》,第 37 卷,第 3 期。

⑩⑪⑫容闳:《西学东渐记》“代跋”,第 11、15、14~15 页。

⑬梦山楼:《同光风云录》,见《容闳传记资料》(一),台北 1979 年 8 月版,第 8 页。

⑭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38 页。

⑮⑯⑰章开沅:《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浙江社会科学》1999 年第 1 期,第 119~122 页。

⑱《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传记文学》,第 34 卷,第 6 期。

⑲美] Chester Holcombe, “The Chinese Army and Navy” in 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 London, 1901. 引自《洋务运动》(八),第 470 页。

⑳钟叔河:《容闳与西学东渐》,《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近代史丛书,中华书局 1985 年出版,第 138~139 页。

㉑光绪十二年(1886 年)八月十二日记,《洋务运动》(八),第 276~277 页。

㉒⑳引自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第 137、138~139 页。

责任编辑:汉和;校对:亚中